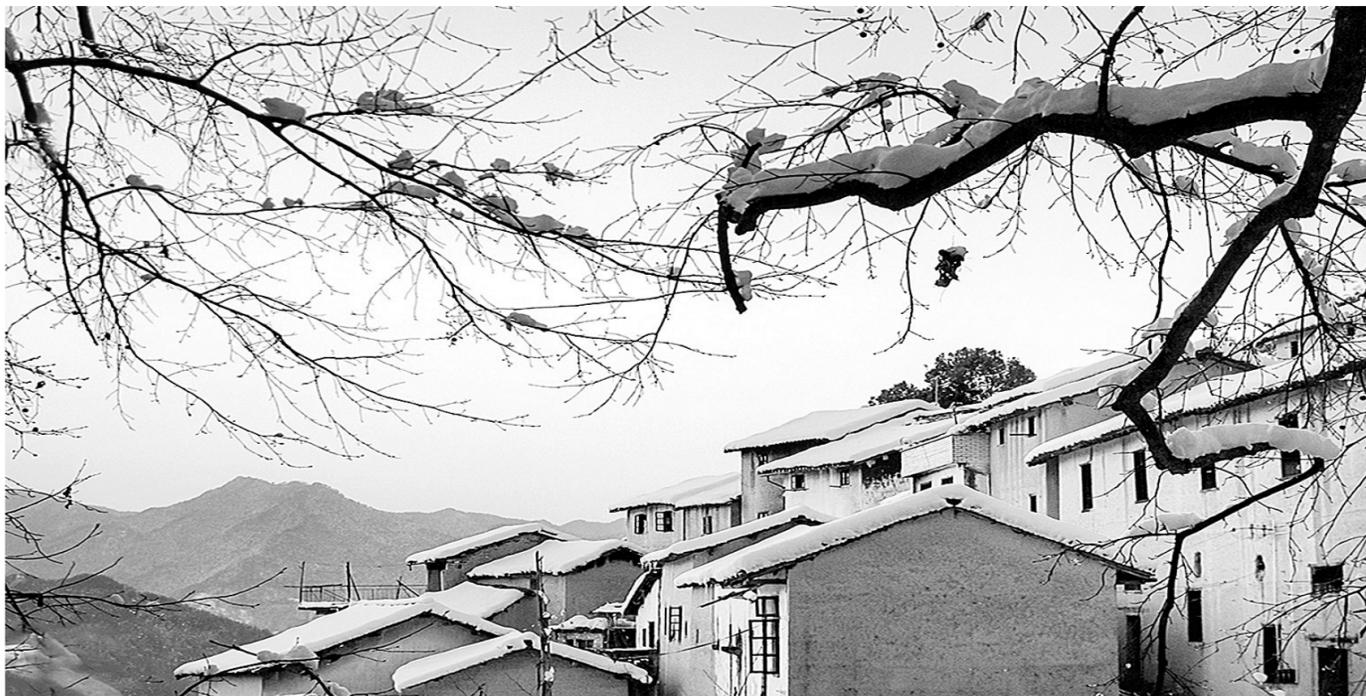


2020年1月10日

编辑：朱乔明 实习编辑：卢瑶



冬日初雪

汤青（安徽）摄

五  
和  
池

惯听冬夜纺车声

荀文华（陕西）

## 乡村腊月

魏益君（山东）

走进腊月  
就走进了醇厚浓香的月份  
明丽的乡村  
弥漫着浓浓的香味  
炊烟把五谷的清香  
撒在广袤的原野上  
熏醉了整个村庄  
农家的檐下  
一排排腌制的腊肉飘香  
在腊月的阳光里  
张扬着小院殷实的气场

走进腊月  
就走进了热闹火红的日子  
脆响的爆竹  
沸腾了整个村庄  
青年男女的爱情  
在腊月成熟  
娶媳迎亲的喇叭  
吹醉了新人的心扉  
腊月  
就这样被一双双手牵着  
一路走向春节的喜悦

走进腊月  
就走进了乡愁依依的期待  
回家过年  
是远离故土的游子最真诚的愿望  
即使千山万水  
即使能饱白雪  
也挡不住归乡的路  
人们背着思念与牵挂  
在腊月里回家

乡村腊月  
在寒风里起舞  
在喜庆里熏醉  
在年味里浓郁

## 雪落故乡

胡巨勇（湖北）

娘把做好的年糕  
放在灶头  
爹叨一支烟  
坐在灶口  
院前冷冷清清  
爹娘沉默无语

游子的家书  
一行行满是牵挂  
像灶膛里的烟  
呛落娘的泪水  
故乡的雪  
以飞翔的姿势  
落满大地

走近村庄  
厚厚的雪却给我暖暖的触感  
炊烟袅袅的故乡啊  
你曾千万次熏染过我的梦境  
熟悉的味道中裹着一丝苦涩  
我比雪更亲切的乳名  
时常挂在娘的嘴边  
我是一棵庄稼  
故乡是我的根

雪落在娘的额头  
那满头经霜的白发  
分外醒目  
如雪一般飘落在村口的寒风中  
守望者游子归家的脚步  
行人踏过发出的响声  
引得娘踮起脚尖张望  
有苍白的诗行  
正从我的眼中溢出  
我扯开喉咙  
献给大地一声响亮的  
娘——

## 喜欢上一只白鹭

唐雅冰（四川）

我想，我是真真切切地喜欢上那只白鹭了，否则怎会每个周末都想要去湖边走走，只为见它一面，和它静静地待上一会儿。

第一次见那只白鹭是个偶然——冬日的一个上午，我偶尔路过旌湖，在一大群水鸟中，一眼就发现了它。

旌湖的岸边，红嘴鸥不时地起起落落，争抢着游人的投食，时而发出清脆的鸣叫；野鸭成群结队，你追我赶地嬉闹；鸳鸯成双成对，相互梳羽……在一群欢快的身影中，那只白鹭独自站在浅滩上，头微微朝上，眼睛直直地望向天空。在它一身洁白的羽毛之下，是瘦削的身躯，它长长的脚立在浅水中，爪子紧紧地抓住一块青石，任流水缓缓从趾缝间流过。

那天没有太阳，风有点儿冷，不知怎的，一见到那个落寞的身影，我的心便兀自紧了一下，有一丝心痛的感觉弥漫开去。

那是一只未成年的白鹭，我不知道它的家在哪里，也不知道它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在哪里，只知道见到它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候鸟在我眼里都不再跳跃，它的身影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它在浅滩，我在岸，清冷的风中，我趴在冰凉的石头栏杆上静静地看它，看风轻轻拂过它还未丰满的尾翼，看流云滑入它的眼眸。良久，那只白鹭抬起右腿，踉跄一下后，在水面上划出一道道波纹。它走得很慢，一步一低头，虽孤独却并不颓废，每一步的起落都流露出一份优雅与从容，身畔群鸟骤

然失色。

第二次见那只白鹭，是一周以后。那一天是个难得的好天气，太阳暖暖地投射在水面上，每一道水纹里都有一个亮晃晃的太阳影子在晃动。还是那片浅滩，还是上一次的位置，还是那一个孤独的身影，只是尾翼略长了一些。我一眼认出了那只白鹭，忍不住朝它扬了扬手，不知是不是心电感应，那个时候它回过头看了我一眼。就那一眼，让我有一种久违的熟悉与感动，恍若许久未见的友人又骤然碰面。我想离它近一些，抬脚走了几步，又怕影响它的清静，便停下所有动作，只让目光随它流动。它注视我一会儿，竟然迈开步子朝我踱来，近了，更近了，我屏住呼吸，一动不动，生怕自己

一个不小心会惊扰它的步伐。突然，它张开洁白的翅膀，在我面前划过一道漂亮的弧线，向长空而去。那一刻，阳光穿过它舒展的每片羽毛，它是那样美丽、那样骄傲，轻易勾走了我的心神。在我头顶盘旋一圈后，它一个俯冲又轻盈地回到浅滩，收敛起翅膀转过头去，只留给我一个清冷的背影。

那只白鹭，那只落寞又孤傲的白鹭，如有魔力一般轻易地俘虏了我的心，让我从此以后每周末只要有空就会到旌湖边去走走，不为别的，只为了看看它，哪怕就静静地看一眼就好。

我是真真切切地喜欢上那只白鹭了，没有理由也没有期限。如果你从旌湖路过，请陪那只孤独的白鹭待一会儿，一会儿就好。

冬天，乡村的夜晚来得早。

太阳一落山，地面就升腾起一层薄薄的雾气。雾气从涪江河滩的稻田以及台地里钻出来，随着凛冽的寒风漫进村庄，与农舍屋檐下烧炕的炕洞以及厨房烟囱里冒出的青烟交织融合。袅袅烟雾，将村庄包裹住。暮归的农人吆喝着牛羊，穿梭在烟雾缭绕的黑黢黢的村巷中。月牙和寒星点缀在浩瀚的夜空中，营造出一派空廓寂寥而又清冷的夜景。空寂的村巷和院落中，开始传出一阵阵“吱吱呀呀，嗡嗡嗡嗡——”的声音。

这声音是用纺车纺线的声音。在这个季节，村庄的几乎每一户人家的女人，都会利用漫长的冬夜时光，坐在一架纺车前，将一捆捆棉花捻子，纺成细细的棉线。

这是我记忆中的，儿时北方关中冬夜里的一道风景。这种风景，由于浓浓夜色的覆盖和刺骨寒气的阻隔，外人无缘观瞻。而生活在乡村的人，却是司空见惯。

我的母亲，就是在每一个这样的冬夜里，坐在炕头的纺车前，在昏暗的煤油灯的光照中，一只手摇动纺车冰冷的木把，一只手轻轻地抽出绵细的白线。一个农家主妇必须独自承担纺线和织布家务，哪怕天气多么寒冷。白日里，母亲也要去农田劳作，唯有等到夜晚，才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坐下来，面对一大捆一大捆棉花捻子和熟悉的纺车。

每一位母亲，都会在女儿很小的时候传习绣花、纺线、织布、做饭、剪窗花、缝衣服等等手工活儿。我不知道母亲是在几岁的时候，由外祖母传授给她纺线和织布的技能。但我知道，姐姐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寒冷的冬夜里跟着母亲学习纺线了。

对这种寻常得没有人提及的“吱吱呀呀，嗡嗡嗡嗡——”声，我的感情是复杂的。我喜欢听它，是因为我从懂事的时候起，每年的冬夜里都会听见它，那么熟悉，像是小夜曲，又像是催眠曲，我常常在母亲不间断的纺线声中入睡。同时，我也害怕听到这声音。它让我想起：每当我半夜从梦中醒来，却看见母亲仍然坐在炕头的纺车前，不知疲倦地纺线。因为纺轮的转动而飘逸在屋中的棉屑，落在母亲的头发上。我看见母亲在煤油灯昏暗的光照中变得逐渐苍老和憔悴，我心中一阵绞痛。

夜复一夜，母亲总是轻轻地摇动纺车，将一根根棉花捻子纺成一咕噜一咕噜圆实的线锭子。我总觉得这细细的长长的棉线好像不是由棉花捻子纺成的，而更像是从母亲羸弱的身體里抽出来一样。纺线、织布、制衣……母亲辛劳一冬，却让我们得以温暖过冬。

纺车的声音慢慢地盖过了北风的呼啸声，淹没了冬夜的寒冷，弥漫在村庄静寂的院落里，飘逸在幽深的村巷中。听着纺车的声音，我心里涌上对母亲的思念。虽在严寒的冬夜，我却因这份来自童年的记忆而温暖。

## 高原雪

周铁钧（辽宁）

去过青藏高原才知道，那里是离不开雪的。我爱高原的雪，爱它为高原披上的银装，也爱它带给高原的绝美意境。

10月，我前往纳木措湖旅游。纳木措，藏语意为“天湖”，素有青藏高原明珠之美誉。10月是藏北最美的季节，一路赏不尽雪峰天路、草场牧群等绚丽风光。车临湖畔，却渐渐阴云汇聚，不一会儿就纷纷扬扬飘起雪花，抬眼四顾，唐古拉山皴若丹青，雪絮中的草甸、溪流、土丘犹如巨大的动感屏幕，衬映纳木措水天接壤，深邃碧蓝。令人惊异的是雪花特别大，像密集翩跹的白蝴蝶。

走在雪中的高原，周围环境如仙阙琼阁，雪花如飞絮恣肆奔放，撞到我脸上竟微微发疼。掬一捧爽如洁砂，撒出去纷纷扬扬，手上不留一丝水痕。笼罩在苍茫中的千峰万仞披挂素甲，簇拥矗立，如晶雕玉琢、立体画轴。吟咏此景“千山鸟飞绝”其实不准确，因为极顶寒天从没有候鸟光顾，感叹雪域“万径人踪灭”也不切实际。我踌躇不定，不知该如何赞叹这高原雪。

经年不融的高原雪，在纯莹清耀中汲取时光能量，孕育着冷艳的雪莲花。雪莲花的蕾蕊从极寒里生长，柔瓣在酥冰松雪中颤动。娇美剔透的雪莲花神奇绽放，昭示雪域高原的生命壮丽顽强，尽显大美天籟的圣洁情怀。

雪落在羌塘草原，最美景象是雪前的云起云涌。草原的云平时悬得很低，像一团团棉絮静浮在空中，好长时间不会有什么变

幻。但雪将降临时，静止的白云渐渐变暗、转黑，阳光透过云缝射出来，一下让雪峰、草场都披彩镀金。但美景不长，太阳很快收拢锋芒，云朵开始浓重、密集、汇合。风骤起，推移滚滚黑云漫天涌动，不一时，旋天飞舞的雪片就飘了起来。草原上繁茂的火绒草卷动绒絮，把雪“筛”到地面，“囤”住草根，很快积起厚厚的“棉被”。草原上的野牦牛无处躲藏，只好痴痴站立。渐渐地，它们的脊背积上一层沉重的雪，用力晃一晃，身躯旁腾起一团“白雾”。缓缓迈几步，就像不曾被雪的重压所困扰。低头，用毛茸茸的嘴唇寻觅沉在雪下的草根。随后，野牦牛仰起头，长长“哞——”一声，传彻雪野，似拉响高原的生命汽笛。

## 赶年集

仇士鹏（江苏）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每当听到这句童谣，我便想起儿时那洋溢着欢声笑语的年集。

年集是一场十里八乡的盛会。到了赶年集的日子，窄窄的道路上到处都涌动着浩浩荡荡的人潮，小小的我即便是紧紧地攥着父亲的手，也时常会被人流冲开，总是使出吃奶的力气才能勉强跟上父亲的步伐。

年集上，再小的空地儿都会有人见缝插针地摆摊儿售卖东西，走路的时候要格外留意，也许自己的一个避让就会不小心踩到别人的脚。我喜欢在年集上钻来钻去地东瞅西看，在我的印象中，年集的味道是甜甜的，时

不时地就能看见背上背着一根

插杆的老人，插杆上面插满了红红的糖葫芦，金黄色的糖浆在阳光下闪着光泽，这诱人的糖葫芦不知不觉间就到了我的手里，而爸爸塞进我兜里的零花钱也悄悄地少了一张；卖棉花糖的货郎也是我在年集上喜欢追寻的身影，棉花糖那雪白的颜色、蓬松的口感和甜甜的味道着实让我欲罢不能，攥在手里，边吃边走；在年集的最东头，每年都会有一群吹糖人的手艺人来摆摊，那些糖人形态各异，或是鸡狗马羊，或是悟空八戒，拿到手里后我总要赏玩好久才舍得慢慢吮舔。一场年集赶下来，我口中的每一粒味蕾似乎都浸透了糖浆，连说出

的话都是甜丝丝的。

年集上，我喜欢挤在人群中看对联，虽然有些时候一些手写字体使我不解其意，但也一定要做一副津津有味样子。售卖春联的摊位上摆着成片的福字和春联，挤挤挨挨的，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那是人们心中一份共同的心愿与期待。抬头不远处，是卖灯笼的区域，远远看去，挂得最多的是红色灯笼，那些灯笼的一侧是金色的祝福语，另一侧是鲤鱼、牡丹等吉祥图案，下面坠着红色的穗儿，将红彤彤的喜悦拉得长长的。

年集上的声音嘈嘈杂杂，这时候可没有人会在家里睡懒觉，溢满了街道的声音穿过窗

子，不知不觉间就把人从家里拽进了集中。打招呼声，笑声，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浪潮般地相互碰撞着，仿佛要在年集里进行一次交响乐的合鸣。赶年集时，我的耳畔没有丝毫留白，方言土话听起来无比亲切——这是文化基因与地缘血脉的共鸣，常常在我心里留下红亮亮的感动。

等我逛够了年集，父亲也已经把家里需要的年货采购完毕了，他抽着烟和人拉着家常，望着福字红光满面地畅想春天。

一直到现在，每逢过年时我都会早早地回到老家，往年集上赶一遭，仿佛只有赶过年集了，才算真正正地过新年。